

紫微青春馆

微

仙侠情缘

缘浅

花月洛仙家，
奈何

莲沐初光◎著

纵使世上网道万种，我唯对你情有独钟

仙侠情缘
II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毛落仙家，
余何淺

莲沐初光◎著

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花落仙家,奈何缘浅 / 莲沐初光著. -- 长沙: 湖南人民出版社, 2013.6

ISBN 978-7-5438-9267-5

I. ①花… II. ①莲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68405号

花落仙家,奈何缘浅

编 著 者 莲沐初光

责任编辑 夏新军

特约编辑 云半夏

总 策 划 周 政

执行总策划 王雄成 杨小刀

封面设计 良 子

版式设计 李映龙

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[http://www.hnppp.com]

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

邮 编 410005

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

2013年6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960×660 1/16

印 张 16

字 数 260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438-9267-5

定 价 22.80元

营销电话: 0731-82226732 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)

Contents 目 录

【壹】	红妆十里，予卿忘情诀	001
【贰】	公子无双，陌上人如玉	017
【叁】	天书易解，心结却难纾	033
【肆】	阴错阳差，惹一世情苦	056
【伍】	流光乱舞，仙地路迢迢	075
【陆】	碧水澄明，往昔现波光	091
【柒】	飞天曼舞，仙踪无处寻	108
【捌】	月瑶疑宫，伞萦西湖梦	123





- 140 **【玖】** 幻海生变，一朝繁华碎
- 158 **【拾】** 玄武临世，地宫仙魔决
- 179 **【拾壹】** 千钧一发，昔友今仇敌
- 196 **【拾贰】** 真相大白，谁三世情牵
- 213 **【尾声】** 仙路漫漫，何处再逢君
- 225 **【番外一】** 仙姻之囚于天地
- 237 **【番外二】** 仙姻之龙凤绯闻
- 242 **【番外三】** 囚心





【壹】

红妆十里，予卿定情诀

红妆十里，彩灯高挂。

本该是锣鼓喧天的喜堂，只因我和段杞年的到来，变得静寂无声。新郎面白如纸，喜娘不知所措，司仪那声“送入洞房”生生卡在喉中，宾上众客皆神色诡异地看着我们。

后院的李掌柜，眼珠子瞪得比铜钱还大。前街的金银商吴老板，端着一杯酒忘了喝，看见我俩像见了鬼。手一抖，那酒盏就“当啷”一声落在地上。

我抬头问段杞年：“师兄，什么状况？”

段杞年默然不语，容色沉静得如一潭闲水。然而就在这当口，王家大小姐已经将喜帕从头上扯下，梨花带雨地向段杞年扑了过来：“段郎，你终于来了，我等你等得好苦啊……”

没错，她就是新娘，听说她今天是哭着被人架上喜轿的。

众人哗然，而我恍然大悟——敢情他们都以为我和段杞年是来劫新娘砸场子的？

王家夫人两眼一翻，昏死在上席，而王家老爷很应景地大喊一声：“狂徒！你们来做什么？”

新郎官更是不消说，他颤抖的手指指着我们，招呼家丁：“来人，将他们两人打出去！”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王家大小姐已经扑至跟前，喜服上金红色的流苏摇晃着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没等她开口说第二句话，我抬手掐了一个定魂诀。瞬间，岁月凝结，时光静止，人人都如泥塑一般僵在原地。

段杞年上前，抬手在她眼前一晃。金光一闪，她眼中渐渐清明，一枚桃花瓣从额前落下。

“果然不出我所料，她是中了桃花姬的法术。”他说。

桃花姬的法术，我早有所耳闻。据说那是一种魅惑人心的妖术。施法者只要念出咒语，吹出一枚小小桃花粘在人的额头上，就能操纵那个人的情思，想让她爱谁，她便会爱谁。

更可怕的是，那股爱意就如邻街王大爷的糖画，粘人粘得至死不休。

有人用了法术给王大小姐，让她对段杞年死心塌地？

我问：“那现在法术解了？”

段杞年“嗯”了一声，转身提步，却停在那条绣着鸾凤的喜帕旁。

只是有一瞬间的犹豫，他便弯腰从地上捡起喜帕，洁白如玉的手指掸去上面的灰尘，为王家大小姐重新盖在螭首上。

喜帕渐渐掩住了那张娇美的脸，连同泛着泪光的丹凤眼。帕子上的流苏晃来荡去，像谁的一颗不安分的心。

那一瞬间，我有了一种错觉，也许她并不是单相思，而段杞年也不是那么铁石心肠。

说起王大小姐对段杞年的这段孽缘，我觉得，师父也有份儿责任。

师父是司情仙君，主掌人间婚姻嫁娶，是天界的上仙。而我和段杞年是座下的两名徒弟——金童和玉女，尚未得道的人界散仙。

所谓散仙，就是已经修成仙身，但尚未任职的得道高人。散仙存在于人界、魔界和妖界，一个个削尖了脑袋想要去天界弄个仙职混混，毕竟只有天界的上仙才是最尊贵的。

师父说，大隐隐于市，所以我们应该去人间修道，哪里热闹去哪里，哪里有烟火气就住在哪里。于是这一隐，就隐在了人界，也隐出了诸多麻烦。

麻烦的根源还是我的师兄——段杞年，他长得太过俊俏了。一双眼瞳如墨玉，目光清凌凌直冷到人的骨头里去，加上他颀长身形如一棵青松，气质卓然淡定，整个人就如天边的霞云，只能看不能近，更是增添了一抹神秘气质。

这样的师兄，美折了许多闺阁女子的心，短短几日就倾倒了整个帝都的蜂蜂蝶蝶。

我想吃水果的时候，从来都不需要花银子去买。只要让段杞年在车上一坐，马车后面嵌上一个车斗，一路上都会有女子扔水果上来。后来有擅女红的小女儿动了心思，将所投掷的水果都先用绣有芳名的绣帕裹了。远远看去，那一车红红绿绿的，煞是好看。

掷果盈车的传说，也不过如此吧！

在诸多绣帕中，当数王大小姐的最多。她的绣品比其他女子用料要好，是上好的蜀绣，右下角用金线绣着一个娟秀的名字，思琴。

妾名思琴，偶一见君，日日思情。名字起得真是贴切。

王大小姐对段杞年死心塌地，为了嫁他，不惜一哭二闹三上吊。眼看这场大婚要以王大小姐以死明志为结局，师父忙派我和段杞年来解了王大小姐的心结。

“师兄，解了桃花姬的法术，她也未必就会对你心如死水。”我还是有些不放心的。谁能说，王大小姐对师兄不是真心实意？

“无妨，我还念了忘情诀。”段杞年捡起那瓣桃花放在袖中。

忘情诀，也是师父教给我们的一道仙术。只要念动此诀，就可以消去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情意。我目瞪口呆，道：“你狠。”

他不答，一甩袖子阔步走出喜堂，没有丝毫的牵挂。同时，他还念动了解开定魂诀的咒语。

身后喧哗声顿起，司仪的那声“送入洞房”终于喊了出来，也再也听不到

王大小姐的哭声，仿佛没有人记得我和段杞年曾来过。

那些喧嚣中，最多的是声声道贺，恭祝贾家公子觅得良缘，王家小姐终栖良枝。

圆满大吉。

我跟在段杞年身后，看着他淡漠疏离的背影，恍然如梦。

他真的对王大小姐没有动过心？若是没有一丝一毫的情意，那道忘情诀，又怎会在最后关头才被念出？

不过，现在这样也挺好。他本是无情之人，王大小姐又何必痴心错付，白白让世人笑话。

可是我呢？我的痴心又该如何着落？

我攥紧袖子，心里一遍遍说：花舒颜，如果忘情诀对你也有用，那该有多好。

蓦然，领口一紧，双脚悬空，段杞年竟然回过身将我一把拎起。耳边是他清冷的嗓音：“阿舒，想什么呢？”

离得近了，鼻翼间还是溢满了松竹的清香，是段杞年的衣袍熏香。我脸一红，放弃了挣扎：“在想师兄你这个人好生无趣！”

“我哪里无趣？”

“不懂得怜香惜玉，就是无趣！”衣领的紧窒让我涨红了脸。

他一怔，目光渐渐森冷，像是要杀了我。

“再、说、一、遍。”段杞年笑得阴森森，一字一句地道。

不懂得怜香惜玉，好生无趣——这句话是有渊源的。我曾经怀疑，他会因为这句话而记恨我一辈子。

没错，打小时候起，我就一心一意地爱着段杞年，可是他不爱我。

刚认识那年，段杞年扬言要卖了我，师父气得要罚他。我讪笑着劝：“师兄是说笑呢，说卖还不是没卖吗？”结果段杞年翻了个白眼：“太丑，没卖掉。”

十年前，我暗示段杞年，他是金童，我是玉女，金童和玉女是这世上最暧昧的一种关系。结果段杞年说：“你的确是玉女，不过是玉米的玉，不是美玉的玉。”

前年除夕，我向段杞年告白。结果他问：“你喜欢我哪一点？我改。”我答：“我就喜欢你对我冷冷淡淡。”他叹气：“这个不能改。”

太没天理了。师父明明说，九天之上的七仙女都没我好看了。

百般纠结中，我偷偷问师父：“师兄不懂得怜香惜玉，好生无趣，难道他好男风？”

隔墙有耳，段杞年将这句话给听了去，一个月没给我好脸色，之后处处给我下绊子。

不过这事也怪我，谁让我一时顺口将这句禁忌之言吐了出来呢？如今，我被他拎在半空，也只好苦着一张脸道：“师兄我错了，你不好男风，你是直的。”

此言一出，他气得将我抬高，松手，于是我重重地跌坐在地上，疼得龇牙咧嘴。

“不懂得怜香惜玉，好生无趣，这句话就是在说你！”我揉着刺痛的臀部，向他大喊。

谁想话音还未落地，他已经卷起一阵平地风，将我裹挟到身边，然后露出一个迷人的笑容：“阿舒，和我一起去捉桃花姬。”

过分，他只有在这种时候才会对我和颜悦色。

奇怪的是，我和段杞年几乎嗅不到桃花姬的妖气。

唯一可以让我们有迹可循的，只有从王家大小姐额上脱落的那枚桃花。粉色娇艳的花瓣，躺在掌心里灼目得很。

“师兄，要不我们改天再捉桃花姬？”我打着哈哈，瞄了一眼段杞年。他这次出人意料地长叹一声：“一刻也耽搁不得……情债多得负担不起了。”

我被噎得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顺着那朵桃花上的蛛丝马迹，我和段杞年追寻至一座深宅大院。他将浅金色袍袖一拢，笃定地道：“就是这里了。”

朱门金钉的大门上方，牌匾上书三个大字——南王府。龙飞凤舞的隶书，走笔张扬，落笔遒劲，将皇家威严彰显得淋漓尽致。

我又继续苦劝：“师兄，散仙不可扰乱人间秩序，要不我们晚上再来？”

“不行。”

短短的两个字之后，他一把揪起我的衣领，纵身跃上王府墙头。袖袍挥洒划作一道优美的弧线，便带着我踏屋脊，栖枝头，闯进那重重楼阁中。

我内心十分崩溃，甚至都可以想象出明天的八卦头条一定是——《江湖向皇权抡起巴掌，神秘男女昼闯南王府》。

散仙不能扰乱人间秩序啊！师兄你就不能有策略一点，弄个夜探吗？再不济，我们装作江湖术士直接走偏门也行啊！

或者，师父教你的障眼法呢……

还未等我想出个头绪，就听到“嗖”的一声，一枝冷箭破空而来，擦着我的耳朵飞了过去，生疼生疼的。还有士兵在下面喊：“来人啊，有刺客！”

果然被发现了。

我咬牙伸出两指，打算念一个定魂诀，然后把这些官兵的记忆给消去。谁想段杞年一把攥住我的手，用命令的口吻道：“不许使用半点仙术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傻愣愣地问。低眸一看，身后跟着大把的追兵，个个凶神恶煞。前方传来利刃和盔甲相互摩擦的铿锵声，看来我们要面临一场围剿了。

段杞年那厮揪紧我的衣领，奋力一跃，就冲上了九天云霄。强大的气流冲得我睁不开眼睛，疾风狠狠刮在脸上，让我呼吸也极为不畅。

等在云端上站定，我抹了一把脸，脱口而出：“你疯了！”

段杞年不以为忤，指着下面的南王府道：“怎么样，看出什么了吗？”

南王府依山而建，绕着一湾碧水，处处都是人间胜景。我往下一望，只见王府中亭台楼阁不绝，像密密麻麻棋盘格子，哪里看得出什么来？

我一头雾水，只好问他：“看什么？”

“看守兵都集中在哪里啊。”他慢悠悠地答。

我定睛一看，可不是，守兵像一队队的蚂蚁，在王府里四处游走。但是大多数守兵还是集中在偏东南的一处院落中，黑压压一片，严整以待。

“你是说这处院落有问题？”

“是啊，”段杞年微微颌首，“桃花姬喜人间繁华，若是躲在王府里，定是攀附上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人物。所以我才会先探他一探，守卫最多的地方，自然就是那个大人物所在了。”

我伸出大拇指：“高，师兄就是高！”

“那就随我去捉妖。”他狡黠一笑，那双凤眼熠熠生辉，生出的风华绝代难忘。

我微微红了脸。

我和他一同念起隐身咒术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那处院落。院落内外一步一岗，五步一哨，层层封锁。经过那些如临大敌的守卫时，我向他们吐了吐舌头扮鬼脸，结果被师兄一把揪住耳朵。

“正事要紧。”他说。

我无奈地跟上他，好奇地打量着四周。这院子果然布置得与众不同，进了月亮洞门就是一片茂林修竹，隐约可闻潺潺水声。待行至尽处，眼前忽然豁然开朗，呈现在眼前的是一派江南园林佳境，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透着大气。

那屋堂自然不消说，檐角如牙，雕梁画栋，无不彰显着主人的显赫。待掀了帘子进去，也没看到什么服侍的婢女，只嗅到屋内燃着一缕甜香，很是醉人。

“好香，是什么香料？”我忍不住多看了两眼薰炉。

“这边。”段杞年手捧那朵桃花，拈指一算，很是笃定地拉着我走向内厢。最后出现在眼前的是一挂天水碧的纱幔，层层叠叠的，遮住了屋内的情形。

看来那桃花姬就在这纱幔之后了。可就在这时，我隐约听到一丝可疑的喘息，接着纱幔后传来一声低笑：“王爷，我美不美？”

“美，美……”南王爷的声音充满了欲望。

我用食指在眼前画了一个圈，一股金色荧光划过，于是那些纱幔就再也不是障碍。透过重重纱幔，我看到一个美人站在南王爷面前，正风情万种地解着那件玲珑小裳。

慢慢的，香肩半露。

那美人极美，身姿窈窕，腰若束素，长长青丝用一根碧玉簪随意绾了，映得那身凝脂雪肤更加诱人。她用两根手指头挑起腰间的一根丝绦，媚声问：

“王爷，还要妾身解这个吗？”

“要，要。”南王爷两眼眯了起来。

“那王爷可要按照事先约定，明日向皇上请求，出兵攻打天池一带！”美

人加重了语气。

南王爷笑容一僵：“美人儿，天池是仙地，现在的天池被蛇魔族给占了，本王有几个胆子去征战？”

“天池的蛇魔族不是正统，是被魔界赶出来才栖身在天池的。他们在白天的时候法力最虚弱，王爷门客中有得道高人，又怎能怕几个魔贼嘛。”

南王爷眼神闪烁，明显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多做停留：“美人儿，他们在仙地就让他们在仙地好了，我们寻我们的快活。”说着伸手一捞，就将美人拥进怀里。

眼前的景象春色荡漾，我暗忖，难怪这屋子里一个婢女都没有。

我回头，看到段杞年的脸有些发红，就像是白玉染上一层霞光。这模样俊得我立即将捉妖的事情抛到脑后，在心里打起了小九九。

花舒颜啊花舒颜，现在应该一边喊着“讨厌”，一边扑到他怀里揩油吧？

我正要扑过去，忽然看到段杞年脸色大变，忙扭头看去。只见纱幔后，那个美人冷笑一声，口中喃喃自语，指头上嫣红的丹寇上便飘出一枚桃花，直直往南王爷额头上飞去。

桃花姬！这正是那个迷惑人心的妖术！

段杞年身形矫健，一纵身跃进纱幔，伸手拈住了那枚桃花。粉嫩娇艳的桃花，在他手心里立即化为齏粉。

美人回头，一怔，那目光就胶着在段杞年面上。

“是你？”她语气凛冽。

而段杞年也是神情复杂的模样。

他们认识？我大吃一惊。

美人倒是最先反应过来，抬手拔下发髻上的碧玉簪。白光一闪，那簪子便变作一柄长剑。她执剑劈来，剑风凛冽。

天分不错，剑也是好剑，可惜还是输了我 and 段杞年一大截。

段杞年伸出两指，淡定地将剑尖夹住。只不过眨眼工夫，美人手中的长剑便变回了簪子。

“你！”她气急败坏地将簪子夺回，一顿脚，便化作一缕红烟飞往窗外。我自然不肯放过她，和段杞年一起紧跟其后。

估计美人化烟的景象吓着了南王爷。身后的纱幔传来他惊恐的大叫：“有妖孽，妖孽！来人，快来人啊！”

南王爷的喊声吸引了许多守卫。原本寂静的院落，瞬间人声鼎沸。无数的守卫闯进院内，但是却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物，半晌之后才记起要赶去堂内救助王爷。

我使了御云术，站在云端之上往下看，咯咯笑起来：“一群笨蛋！”

段杞年斜睨我一眼：“别看了，去，先用妖灵袋收了她！”

我取出妖灵袋，对准那缕红烟，只见袋中奔出一股疾风，很快就将红烟收归其中。

捉妖也算是修道的内容之一，如今收拾了这个妖女，师父定会有重赏。

就在此时，妖灵袋里忽然传来一声娇叱：“妖人，快让我出去！”

我一怔，嘲讽道：“嘴巴倒厉害，说我们是妖，你才是妖吧！”说着便伸手一弹妖灵袋，美人瞬间没了声息。

不料段杞年一句话就泼了我一身冷水：“她也是散仙。”

我差点破了自己的结界。

“什么？”

这美人是散仙，不是妖？

我急了：“胡说，她方才明明用邪术迷惑南王爷！”

“散仙有时候会受到诱惑，修炼一些邪术。我们之前感应不到她的妖气，就是因为她是散仙。”

我试探地问：“你们认识？”那美人方才直呼了师兄的名讳，看来他们是旧识。

“嗯。”

段杞年一脸淡然，不像是说谎。我心里蛮不是滋味：“你知道她是散仙，为何还要收她？叨扰了同道中人，师父也是要责罚我们的！”

“师父若怪罪起来，你就将一切责任推给我。”段杞年将妖灵袋从我手中取过，然后一撩袍摆，在云端上闭上眼睛打起坐来，明显不想多说。

我咬了咬牙，趁他不备，劈手去夺妖灵袋。正是因为喜欢了他那么久，所以我才无法看着他在修仙的路上出了差池。不料段杞年一把攥住我的手腕，施力一扭，我痛得“哎哟”一声，就仰面倒在他怀里。

松竹的清香充盈鼻翼间，其中还夹杂着一丝陌生的气息，让我心如鹿撞。

我铁了心，决定佯装痛不欲生，无论怎样都赖着不起来。段杞年的怀抱，能多赖一刻就多赖一刻。

我正暗自雀跃，不料变故又发生了。

段杞年低头，吻住了我。

嘴唇上触感柔软，有小蛇般的舌头撬开我的牙关，直在那口中四处游走。我睁大眼睛看着他放大的五官，感觉整个身子都僵硬了。

师兄永远都是一副杜绝女色的冷淡样子，怎么会突然……

可我抗拒不了，我只觉心头划过一丝异样，一股热流从丹田处涌出，在四肢内四处游走，连带着身体热腾了起来。

我闭上眼睛，以热情回应他的纠缠。不想他忽然推开我，额头上沁出豆大的汗珠。

他伸出两指使劲按下穴位，闭上眼睛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抱歉，她在香料里加了香珠粉，是我大意了……”

香珠粉？

我曾翻阅过炼丹大全，里面关于香珠粉的记载是——催情圣药，产自天池。刚进入南王府院内时，便嗅见的那一缕诡异的甜香，莫非，就是……

这一次，我觉得自己的脸一定红得像一只烤熟的虾。

可恶的美人，为了勾引南王爷，连歪门邪道也用上了。我极力稳住心神，但依然压制不住心头愈来愈旺的火焰，忍不住蜷起了身子。

神思恍惚中，他扳过我的身子，往我嘴里填了一枚药丸。那药丸入喉，清凉滋润的味道，让焚心的火焰渐渐平息下去。

“吃了这颗冷情丸，应该就没事了。”段杞年拥过我，轻声叹息。我闭着眼睛，想象着他的样子——眉目低垂，目光凝然，五官好看得紧。

我能够听到他在低语，感觉到所御的白云正带着身体缓缓落下。恍惚中，我似乎听到四周有鸟雀啁啾，树叶轻响，似是一处静谧的山林。

如果时光就此止步，只剩下我和段杞年就这样静静地老去，就一辈子只是一名散仙，我也觉得值。

“阿舒，快醒醒，有人跟踪我们。”是段杞年在耳边唤道。

我悚然一惊，睁开眼睛，看见自己仍躺在他的怀里。环视四周，的确是在一处山林，只是总感觉有一双眼睛隐在幽丛中，让人不寒而栗。

“跟踪我们多久了？”我警惕地问。

“无妨。”段杞年眯了眯眼，仰头向四周朗声道：“既然能跟到这里，想必兄台必不是等闲之辈，还是出来会会吧！”

话音刚落，头顶上的树叶哗哗一响，一个白色身影潇洒地从天而降。那人稳稳落地时，手中有一柄玉骨扇，闲闲地扇上一扇，端的是风流倜傥。

若不是知道那就是跟踪我们的人，我还真的以为他不过是一位闲游的公子。

美人的同党吧？这是我的第一反应。

白衣公子将手中扇子一合，指了指段杞年，面上带笑：“我来给你送帖子。”面上带笑，声音如同山泉击石，清润响亮，却字字带着杀意。

“谁的帖子我也不收。”

“阎王的帖子，也不收？”面前的公子果然不依，冷笑连连。

原来是来找碴的。这是我的第二反应。

“就是中天仙帝的帖子来了，不想收还是不收。”段杞年也不是等闲之辈，闲闲地答，目光扫了我一眼，“阿舒，这没你的事，你先回去。”

谁知那公子折扇一横，将目光蓦然转向我：“他没事了，我有事。”

被他那双凤眼中的寒光一激，我全身戒备起来，翻开手心，燃起一簇咒火，冷声道：“你想怎样？”

语毕，眼前白影一晃，我还没愣过神来，便见那原本十步开外的白衣公子不知何时已到跟前，低头向我一笑，玉骨扇已经挑起我的下巴。

我大怒，正想将手中咒火拍在他那张俊脸上，却被段杞年一把挡下。眼角一扫，瞥见一抹刀光袭来，堪堪停在白衣公子的脖颈处。

段杞年手执剔龙刀，向他眯了眯眼：“好男不跟女斗，小姑娘经不得事，你别吓着她。”

这就是师兄，他可以欺负我，但是若有旁人动一动他的师妹，他比谁都要桀骜。

三个人离得那样近，几乎可以闻到彼此的呼吸。我想侧脸甩开白衣公子

的折扇，不料他加重手上力道，让我无可挣脱，然后缓缓靠近我，道：“小妖精，下次再中了春药，别找他，找我。”

我脸颊上瞬间火烧火燎。

这货道貌岸然，其实是个跟踪狂登徒子！这是我的第三个反应。

白衣公子一笑，那眉眼俊极，然后收回扇子，身姿轻快如白影过隙，眨眼间便又立在十步开外。

“段公子，巧了，还真的是中天仙宫的帖子。”白衣公子笑眯眯地道，“这次仙宴不同以往，邀集了人、妖、魔三界的散仙。你真的不去吗？”

段杞年脸上煞气冷凝。

白衣公子继续说服：“到底有什么好处，去了你就知道了。你们散仙苦苦修道，为的不就是有朝一日留在天界吗？不借这次机会瞧瞧？”

这分明就是利诱师兄！我又起小蛮腰，正打算使出一招“河东狮吼”，不料段杞年挡住我，问：“此话当真？”

“所言非虚！”

“帖子收了。”段杞年伸出漂亮的手指夹起帖子，补充了一句，“不过你为何这么苦心劝我？”

“本座不是白帮你的，自然要从你那里讨些好处。你放心，我要的，你给得起。”

“那就一言为定。”

白衣公子满意地点点头，凤眸又往我这边溜了一眼，看得我背上起了一层粟粒。他见我不自在的模样，轻笑一声，白影一晃，瞬间消失在山林深处。

我忍不住问：“师兄，他是谁？”

段杞年只是看着那张名帖，没有答话。他只是回头看我，眼神中有太多我不懂的东西。

我莫名恐慌起来，一种不安的情绪蔓延全身。

“阿舒，别问了。”半晌，他才缓声道，“记住，今天捉了一个散仙的事，全部记在我头上。”

我沉默。

